

族譜序

譜者上繩祖烈下詒孫謨雖千百代之後一開卷而瞭然此誠人倫之大經大本也所以雖波蕩混亂之中世必修譜能講明尊祖敬宗之道然則譜之爲重謂當何如哉嗚呼惟我南平之文粵自三光先生得姓以後歷羅而麗而迄至于李朝實吾東望族而耳雲熾昌布列全域然不幸地裂南北人苦戰亂未能盡收惟以忠貞公以下合成二十卷比之前譜初大之盛舉也惟願吾族先以立心於正義之上不入孰迷於科臼之域則相救相責同聲相應上以承祖先課忠責孝之至道下以爲子孫萬世傳授之大義矣夙夜勉勵一舉足一出言之間不敢忘孝親忠國尊祖敬宗之道而孜孜爲善則孝悌之心忠信之道尊敬之誠敦睦之誼油然而自生內以修其身齊其家推以移之達之於國則可以經邦活民播仁施澤芳名偉蹟銘鼎垂竹流傳於千秋萬代矣盍相與勉之哉譜成之日僉曰以余爲先子三憂堂先生主祀之孫命以一言累辭不獲謹以所感於中者書之如右云

爾

始祖三光先生誕生後千四百八十四年乙未重陽節

三夏堂先生二十一世祀孫丞憲謹序

三夏堂先生二十一世祀孫丞憲謹序

庚子譜序

丹城新安
思齋開板

根淡而末茂源遠則流長南平氏自三韓以後世食舊德名卿顯士譜不絕書傳至三憂堂先生當麗季昏亂之日同鄭圃隱李牧隱諸賢倡明正學從事於仁義忠孝之實致力乎叙秩命討之顯功存斯文澤被蒼生遺韻餘馥民到今稱之蓋所謂有終身之憂而基百年之計者也自是以降繼述趾美之大小微顯固非後人所可窺測而觀於作家相論則師事圃牧講明道義推晚隱理谷盡心王室抗言見逐推平翼監察悟齋糾正鄉俗獎進後學推忍齋勉修齋篤孝純至爲世矜式推白草堂鍊江齋敬軒學有淵源望實俱全推茅溪楓菴卻鼓詩書壽侯春秋推休軒沙塞絕域辛苦全節推止軒志感風泉高尚物表推太古亭以至東湖敬菴巖溪防隱之臨危殉節制行特異雖其氣像規模略有不同而遵守聖賢之法繼承祖宗之緒業不失忠孝命討之實則又同一軌轍也考其居則嶺湖數百里在在布列其麗不億矣論其世則上下數千年講明傳授又如是其言足聽聞猗歟盛矣由是而紹述闡繹處而在在家則敦本務實極孝友睦婣之政出而事君則難進易退思盡忠補過之道有以自拔於人獸交際之會則文氏宗赫然勃興

光于永世者又安知不自是譜中出乎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有德者必有後也文氏其勉矣乎是役也後孫宅鎬基良在轍載豹錫杓實尸其事吉鎬濟萬浩惺問序於余

上之三十八年歲次辛丑端陽月日嘉善大夫戶曹叅判同知義禁府事兼 經筵特進官月城崔益鉉序

庚午譜序

丹城新安
思齋開板

南平文君在衡鉉奎與余雅一日抱其先世實記若舊譜序文謁余蓋文氏自新羅南平伯始至勝國武烈公江城伯其顯也四傳有三憂堂事親殉國之誠卽忠閭孝碑具在明正學斥異端載之國乘野史磊落穹墜炳烺紀緯千百世如一日而談公者乃以木棉稱無亦淺之爲尚論哉實蹟舊有譜世代愈邈子孫析處遠近先謨往範靡從考信此其譜之所由重修而仰籍先麻徼有一言之重俾壽其傳於斯譜有所興感而余惟有種必穫有積必發施於人貴報於天若操左契取贏古今不一爽豈以文氏大賢之後而寂乎寥乎蓬藿之翳然乎哉是譜也所以揄揚先懿詔示來裔勸德跂華庶幾同歸則文氏之興其在斯歟其在斯歟書之

爲南平文氏族譜序

崇禎紀元後五庚午七月下澣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經筵春秋館事五衛都
摠府都摠官漢陽趙性教序

辛亥譜序

辛亥四月
京中開板

崇昔盛際太史總領黎庶序世統資周普譜之所由作也氏所以辨族族所以廣
親系所以原本也自夫宗法廢而先王之禮不修忽忘其所自出有能念先祖而
厚宗族者尠矣蓋族衆則易疎代遠則易忘此人之恆情然不克自其本推之則
將見彌疎而彌忘也噫夫自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千百人之身由一人之世傳而
至于千百年之世自千百人觀之則誠是疎自一人觀之則不疎由千百年舉之
則誠已遠由一人舉之則非遠且吾祖先之望于吾子孫者疇不欲其廣而不疎
疇不欲其久而不忘乎是何慮其前而不及慮其後也是何待其祖先之不及待
其子孫也曷不能反而思之哉譜之設蓋欲賢者因心而篤之不肖者反求而得
之有以企及也南平文氏崇篤斯義始修譜于辛亥再修于丁亥苟授博證刪煩
就要又會衆族而一之用續丁亥舊本如統有宗而會有元三憂先生後孫載璜

鍾烈兩賢千里而至謁序于不佞不佞癡病閣筆久矣於斯譜有所興感不敢終辭力疾而叙之曰文氏肇自新羅至于三憂先生者爲數十世自三憂先生至今日爲十餘世世篤忠孝爲左海名閥而三憂先生功烈之盛衣被生靈萬世永賴將與天壤同其悠久故耳雲昌熾至不勝樓有陰德者天報以福必享其榮以及其子孫陳氏三君同膺寵命王氏六世並揚高名指庭中之柳樹每想遺風經道左之穹碑不忘大惠者也世人只知種棉之爲種德而斯事也在先生爲敦化中川流義足以正君臣之倫學足以窮天人之真智足以全丘壑之身當爲無量功化有裨於斯文世教何但垂裕於後昆哉先生旣立經陳紀子孫又克趾厥美是爲彖德崇賢有道不違于天天斯佑之矣天者非他也吾心之理也茲理可以裨躬可以宐家可以推而達之天下文氏信能守之而弗失處則慎終追遠立孝悌之本出則活國壽民建長久之業文氏之宗赫然光于永世者安知不權輿於是日乎夫有仁賢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隆顯而仁賢無聞族雖盛猶衰也故爲之言俾知治一家者不容無淡長之慮而文氏之盛未艾也尊祖而敬宗仁親而敦族原始要終範俗垂世者於是焉存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又云子

子孫孫勿替引之文氏乎其欽念哉

崇禎紀元後四辛亥小寒節唐城洪直弼撰

丁亥譜序

安城開刊

南平文氏其鼻祖新羅三韓壁上功臣武城公實蹟甚有奇偉者其傳世則自高麗左僕射敬節公始敬節六世而受封別籍者曰江城伯江城伯四世而有諱蓋漸為麗末名臣木棉東來衣被億兆蓋其功也至我

太宗朝錄勳贈職封江城君而謚忠宣復以其有罔僕之節特命旌閭大聖人所作為豈不出尋常萬萬也自江城而別籍者又幾家皆出於江城君其所以別籍多無可據之實而貫南平者祇江城君同七代若干人而已於是諸家各修其系合為南平譜各派世德之表著者取其誌狀及稱述詩文諸篇為卷首而並及於姓鄉區別其重本收族意固甚善而所以致其審慎詳密者亦可謂至矣嗚呼世之譚文氏者只知有江城君舉江城事實者輒以木棉為言木棉之利及生民實永世不可忘者而朝家之為之褒贈存恤後裔亦以是也則無怪其然然其闢異崇正之學忘身殉國之節尤何等卓偉而又其家世宜有江城矣乃反有所

南平文氏旌言卷之一
不能詳者豈非甚可慨者耶譜旣成江城君后孫鍾九以幣至謁余爲序余之固陋因此而得其始終本末之大槩則自幸者深遂不以不文辭而於楓菴以下諸文字益歎其忠義之有自來矣惜乎今不振之久也今旣譜系矣各自飭勵惇行孝悌思所以無忝則可以復期乎昌大者其在是夫抑有一事可疑者譜中力辨甘泉之文本非一根而有所考據矣然則我先祖尤菴文正公之銘叅判掌令二文公墓何以叙其源於南平也此雖因本家所錄而二文公是己卯賢則其世系之錯誤乃如是耶殊不可知也

崇禎紀元之四丁亥秋日恩津宋穉圭序

夫三代之禮曰姓者統先祖所自出也曰氏者表子孫所自分也滌源而尋流探根而知葉理之常然粵我文氏肇自武成公而布濩東方者率皆一貫於斯名公碩輔蔚然輩出文章德業焜耀簡冊暨乎忠肅公若忠宣公尤有大焉其遺風餘馥足以光前詔後而兵燹屢經水木迭代譜牒散失全文不行於世久矣伊我先父兄憂其氏譜之失傳歲乙酉春正月與宗族咸集于寶林之僧舍修正草譜未克鉅梓庚戌冬十月三從弟天斗再從姪德升來問于余曰乙酉之譜草初未完疑信未定此吾門之一大欠典也余曰諾是吾志也遂發文通告遠近宗人齊聲協謀廣探勤訪治送德顯于湖嶺列邑凡墓誌碑碣暨世傳文籍有關於紹繼者一一採輯參互證訂茲成全書鳩工剞劂分以爲上中下三卷嗚呼譜者所以重宗系而敦親戚也後屬疎遠雖至萬殊自其初視之則莫非同胞中出也親愛之心固無異同於內外之分而先男後女示輕重也外孫書姓別異姓也一從我門議之便宜不容贅說略錄如左以俟後之觀譜者得焉崇禎紀元後重來辛亥仲夏後孫必經謹識

大凡有姓氏必有代數有代數必有倫序歲久而代或亂其數族疎而倫或失其序者理所然也是以合宗叙族立券正書窮其發源之遠近究厥分派之疎密祖宗之相承於前則葉葉而次第焉子孫之相分於後則枝枝而區別焉天地悠久而百代事實昭昭然不朽滄桑屢變而一脈源派綿綿焉不絕者此族譜之所以作也古所謂世壽券者非耶噫惟我文氏粵在羅季元祖始降于南平以南平爲姓貫其見於麗氏國乘者文章名宦顧爲餘事而若夫忠肅公之忠節忠宣公之孝誠與箕封日月炳烺久照於千載之下曰忠曰孝二字蓋爲吾文億萬斯年貽厥之基業而死綏之節出天之誠尚有某某繼先者存焉則此豈非先祖勗垂德業宏遠之致也二公之事蹟贊揚乎石室史臣之直筆闡明乎儒門宗匠之格論至以爲道學宗主而開吾東斯文之嫡傳則後孫不肖何敢有一辭妄贅於其間哉然不得不略叙于記事之首者先陳世德之意也嗚呼先祖裕後之德若是其深厚而昔我先君慨然從事於淵源之一譜推本元祖以來相傳之緒質以源派所關世乘之系乃與冠山諸族合議修正於是族丈天斗倡發大議與竹樹冠山山陽金陵諸族合成斯譜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蓋先進纂輯之功於是爲大而

微吾族丈亦莫能倡是事而就是功矣入梓之日令不佞編次先代行錄仍作記文以識于卷末不佞自以魯鈍極知僭踰而略述事之始末以俟後之君子刪潤焉後孫生員喜鳳謹記

丁亥譜跋

安城刊

余今八耄當年精損神耗凡自己親切事拋却於人而况浩大譜事乎然義有不
敢辭者則安得已乎哉噫吾譜之缺蓋久矣始草於乙酉後刊于辛亥者雖在百
年以前後而惟湖南居宗與焉其間派譜之出於諸道也率多訛誤壞亂甚矣先
父老庸是之懼亦久矣去甲子謀所以混一歸正者戊辰綾譜是也而舍伯氏時
以草土之故晚預校正之任而却被繡梓者所誤凡所收派失實類多而第忠宣
公卒年及宗統之爽誤最為欠典之大關節也伯氏生前嘗謂余曰余在時此事
見正則死何恨乎余雖銘佩粹未力矣于時宗議壹是破譜為定故歲丁丑與湖
嶺諸宗呈禮曹得題因修三夏堂實記改譜張本蓋始此也然而張大譜役粹未
得設始之方而嗚呼痛哉伯氏於間捐世余亦老無能為耳幸茲合譜通章自北
而南直抵丹城墓庭自是詢謀僉同三陟諸宗亦且響應設所於京輔余以老繫

無可往見而惟冀事成之爲矣間以左論不無歧貳之戲三陟宗議從此自解故
余不得已出焉是譜也雖有同派不盡叅之欠旣以忠宣公卒年及宗系錯亂之
釐正爲主則大有關於吾宗義理之一且以公私籍廣按之證訂爲功則亦有重
於吾系慎審之二實有限於三憂實記之後成故譜成之日追念亾伯之遺言不
勝感愴而略叙顛末以期不朽云爾後孫就光謹識

夫作譜之法將以記實傳信使後人觀其事想其蹟而爲感興繼述之地故雖疎
遠之族旣與同祖則於其所分系之外凡事功節行之足爲表率楷範者皆當謹
書之以備考覽而記事欲簡而不略記言欲雅而不野然後方是謂譜家之體裁
而可以行之此世傳之來後矣然則上繩祖烈下詒孫謨旁親九族自近而及遠
從流而泝源無不敦叙而親親君子之道如斯已其道也得於心行於躬皆無待
於外也是以祖繼也孫支也九族之派列也咸備於譜卽其譜而求其道則亦必
有心感躬造之不已此古者所以重譜書而爲人後者可不敬慎哉由是而追述
先休則可謂之孝矣啓裕後昆則可謂之慈矣敦收宗族則可謂之睦矣舉以措
之於親疎日行之間則亦可謂之仁矣合此四德而明昭穆該事實宜可謂之典

禮則譜之爲用猶是典禮之所由著四德之所由生而資行者也豈直以攷據爲重而已哉惟我南平之文未成完譜者蓋久矣始祖之世際羅中葉歷麗屆本朝千有餘載則古豈無譜哉金火屢遷宗支散落想有之而佚止以私秉持循可嘆也已矧自龍蛇大變之後如干私乘亦且見佚各譜之作相繼而起率多訛謬者非什八九而止耶若踵是而承襲不已則將不知後患之至於何境而人或善說他家譜牒而却昧自家譜牒之缺可乎是亦外矣何足道哉幸吾宗老成長興就光氏陝川正儒甫謀所以新之者蓋有年矣而去乙酉秋安城鍾九甫先倡而兩西咸北諸宗不謀而影從期會于畿輔訪桂恆於僻遠之河峽屬以讎正之役爲有一語自惟愚無似甚何敢當之願無以爲言雖然一治一亂天道之常也其亂也極則其治也易故長夜晦旨之餘必有永晝之宣朗祈寒栗烈之後必有陽春之溫燠吾譜之亂極矣其將及乎治歟斯役也義有所不容辭者自不覺猥踰遂僂就役敬拜手復之嗚呼譜豈易爲也哉夫以祖系之遠孫支之多九族派分之廣延上下屢十世其事若蹟之可記者空如何其繁而梳櫛訂證幾乎無餘憾能如所托我東之文獻舊未具耳自麗而上焉則有同洪荒下焉則兵燹相仍所

謂家譜者俱未見全且彼狄青之不祖於梁公者幾希崇韜之祖於汾陽者類多則必其爲大才識然後方可運行宇宙而非拙工所可語嗚呼譜豈易爲也哉且以隻字衮鉞可以制誅賞之權片言摹寫可以破虛實之情故論者謂必有精切微妙至公無私之工而後方可與語於此噫余非其人亦何堪焉然天下莫尚者斯文也而我東諸先輩旣皆得以纂輯則顧不爲今日明案耶於是左右搜聚校以文氏世乘及諸譜而爲之至於昭穆之承繼先父老固已致嚴而猶加詳審官啣事實之或缺或行靡不潤刪而異籍幻系之類一並分揀黜之然疑未質無信籍可現者別爲附編以俟後攷而一以南平所出之文彙成一譜而後諸譜之謬不攻自破而吾譜自完矣是則所謂典禮之所由著者顧不爾耶夫然後謂之吾譜之成可也由茲而知源之來思有以孝知流之去思有以慈知親之旁及於功總思有以睦又由茲而推之知千柯之咸本乎一根萬葉之咸從乎一榦也則必思有以仁焉旣思之又勉行之子孫相承以傳日孜孜於斯雖不中不遠矣是則所謂四德之所由生而資行者不其然歟老蘇曰觀吾譜者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莫如明譜系資譜之術其謂斯矣乎

敢不勉諸譜舊無完而成於三憂堂實記印行之後未無追悔之端故遂記此以明顛末既以自勉且以爲後人勉云余不肖桂恆譜成之日再拜謹識

辛亥譜跋

京中續刊

譜也者叙倫記實之本意而惟我先世金章遺乘淪蕩家火磨滅兵燹之後辛亥譜始初迨今百有二十載而諸譜派牒鱗次並出者上系之年代諱謚中世之昭穆昆季脩短倒錯徒襲管窺文獻無徵以疑傳信後之人必稱年久之蹟嗚呼倫常之謬可不懼哉是以先考在世時與冠山故族丈就光氏慨然於此呈曹破譜廣搜公私古蹟博詢先輩長者秩秩攷證箇箇釐正去戊寅初刊三憂實記二卷於河東且丁亥印出譜牒九卷於安城識者到此心目瞭然本譜不叅之派頗有後悔繼起續譜之論則丁亥乃二十五年之屬耳而譜外不謀詢同寔出不偶先考主事之日每以明派漏落爲恨矣今此續譜之議豈非余不肖繼述之願乎不顧昧事強起酬應爰從安城譜大略因以緝錄而或其信蹟追攷處論註增補則今此辛亥之譜乃丁亥之續譜也吾文金石統一前後而古辛亥始譜後之諸譜中異根亂系之類特點於安城譜則前鑑昭昭敢不慎且戒哉工訖之日不勝永

感之慟略記附此 忠宣公十八世祀孫秉烈謹識

庚午譜跋

丹城新安
思齋刊

昔我鼻祖際羅中葉時有紫氣之祥降生于南平長者池上石函中世蕃行歷麗
屈 本朝爲千餘載世家而忠孝道學勳勞之賢輩出相承烜赫圭珪非徒詳傳
於世乘若是昭載於史筆玄遠之蹟非文獻莫可徵信而祖考勤勞廣授公私世
蹟博詢先輩長者往在戊寅初刊三憂堂實記於河東丁亥印出譜牒於安城自
其元編履歷記述及夫攷證書目可以見矣先考繼述欽我先世之表著實蹟秩
秩揄揚洎乎辛亥續刊譜牒於京城遠近吾族敦睦惟叙散居而相追管攝而愈
親猶未畢先事而易簣今於庚午八域吾族會同于 忠宣公之墓閣克勤修譜
上世之昭穆疑系先信 天順間監察致昌所叙之世系嘉靖間珣所傳之逸乘
且據諸先輩姓苑姓叢之公蹟不欲其千萬代之傳疑而徵信連系譜成一統上
淬世世之不昧精靈顧禔子孫之敦親陟降欣悅陰隙尚無憾降福必無疆欽惟
吾族講究天叙之惇諗中心欣忭自溢於言貌斯豈非資譜之爲重歟旣以自勉
且使後承日孜孜於斯傳承而勉行則孝慈睦仁之道典禮蹈襲之規亦不外於

是矣自不覺猥踰譜事工訖感慕而記之 忠宣公祀孫在衡再拜謹識

庚子譜跋

丹城新安
思齋刊

吾文之氏南平者皆以武成公爲祖世遠族大作譜者不能盡收而同之勢固然也吾譜也自 萬曆龍蛇以前公私典籍累經封豕荐食之際漠然無可考矣故譜之草創於 英宗辛亥者旣疎略而不能就完則肆惟我曾大父慨然有志純祖丁亥之役廣搜諸家私牒旣收族而大同之其後大父公作而善述得攷閱石室圖籍參以諸家史乘釐正昭穆條辨氏族如指諸掌焉先君子能繼其事常病族屬蕃衍猶不免遺漏而不可盡同也余不肖思克承厥志 今上己亥冬合湖嶺之族謀所以大同之論定役所于湖之雲上取四方之來者道里最均也將招工設印嶺之士友有曰昔先正忠宣公實記之重刊不可緩也不肖重違公論乃詢謀宗族移役于蘆山蘆山蓋忠宣公杖屨之所也旣先印實記續成是役劄劄氏乃以辛丑之季復告功則歲月持久乃三年于茲矣嗚呼今茲之役遭世道之日淪亂離靡定人心未收收族大同以其時則義不容但己以其勢論之比昔昇平之世尤有所難也是則爲今日同收於是譜者不能不慊歎於心也主事者

成均學士基良家兄準鎬暨在轍載豹錫杓達鎬諸公也同事而記事之顛末者忠宣公不肖祀孫宅鎬再拜謹識

甲子譜跋

丹城新安
思齋刊

吾譜之作厥惟舊矣粵自辛亥迄于庚子仍舊修譜者亦已屢矣然祖宗積德之餘氏族蕃衍散住八域者未克盡收而同之古所謂合宗收族惇倫厚俗之意則固欠矣肆我先子嘗慨然于此擬廣收而同編奄忽下世齋志未就嗚呼痛哉曩在壬戌之秋宗議齊發謀所以大同之嶺湖倡始關河響應遂設役于丹城之新安齋齋卽先祖忠宣公墳菴也凡我爲忠宣公子姓者羣昭羣穆咸集而叙倫庶幾祖考之血脈貫通各派之源流接續舊譜之錯誤者正昆季之失序者整所謂惇倫厚俗者今始得而見之矣然苟非吾宗黨諸父老悉心致力則莫能至此而眇余不肖亦得與聞於斯役之始終顧非幸歟仍竊惟念忠孝也道學也寔吾祖宗以來千百年相傳之緒而瞭然皆載此卷此卷之成常日顧課忠責孝進德修業則庶可謂無忝厥祖矣盍相與勉之哉乙丑四月哉生明忠宣公不肖祀孫承憲盥手敬跋

粵在羅季始祖武成公諱多省誕降于南平其後名公巨卿奕世聯綿若夫忠肅公之貞忠大節忠宣公之忠孝道學并著國史而入我朝靖惠公諱萊景惠公諱和承襲王考繼開之學又得牧老衣鉢之傳後有楓菴敬菴之道學忠節而譜不及修矣洎我英廟朝從五代祖八誠公諱天斗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與舍伯愛睡公天台三從兄竹堂公必經三從姪德升授訪嶺湖列邑墓誌碣銘及世傳文籍參互證訂始修世譜於月川書院實吾文之萬幸而曾王考无悶公與族叔龜南公諱桂恆考閱公家文籍儒門寶錄連修譜牒與實記使後來諸宗咸知其出於一人之身而間一世續修矣然尚有一二謬誤處實爲子姓之慊歎矣去壬戌秋宗議齊發大同譜所於丹城墓閣而確據國朝實錄與佐郎公德謙手寫信籍正其謬誤幸莫幸矣而仍改豎孝碑與碑閣俾無剝漏之憂茲豈非吾宗之一大盛舉也哉今將了役而以余不肖爲无悶公會孫讓以叙事辭不獲而書之如此云爾乙丑朞月之晦後孫孟獻謹識

南平文氏族譜卷之一上

初慶

始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文多省子

子倬

子天降

子周伯

子承祖

子聖和

字明遠號三光先生宋明帝泰豫元年新羅慈悲王十五年壬子始降于南平郡東大澤畔大巖上石函中時有紫氣之祥王使縣主收養之函面有丹書文字故賜姓文氏後世稱其巖曰文巖稱其澤曰長者池智證王元年為中侍阿殄真興王元年大國師真

門下侍中贊成事上柱國令同正太師尚父封永平開國男食邑三千戶謚武烈壽八十九配位及墓所無傳故未錄凡後無錄做此○按天順甲申忠宣公曾孫監察致昌所述歷叙之先系及嘉靖間忠宣公七世孫珣之逸乘與姓苑姓叢皆以武烈公諱倬

門下侍中贊成事太師太傅封永城開國伯姓苑云食邑三千戶謚靖簡夫人朴氏父子侍中生五男皆有文名顯職

年八十為內議侍郎拾遺補闕門下左僕射大司馬大都護龍虎大將軍上柱國鐵冶開國伯食邑三千戶謚毅成

大司馬大將軍上柱國封鐵城開國伯謚翊成

內給事起居注男正國郎中令正同大阿殄○正國男智伯御史智伯男師尹上柱國○正同男智欽郎中拾遺智欽男貴尹諫議

門下侍中贊成事上柱國令同正太師尚父封永平開國男食邑三千戶謚武烈壽八十九配位及墓所無傳故未錄凡後無錄做此○按天順甲申忠宣公曾孫監察致昌所述歷叙之先系及嘉靖間忠宣公七世孫珣之逸乘與姓苑姓叢皆以武烈公諱倬

門下侍中贊成事太師太傅封永城開國伯姓苑云食邑三千戶謚靖簡夫人朴氏父子侍中生五男皆有文名顯職

年八十為內議侍郎拾遺補闕門下左僕射大司馬大都護龍虎大將軍上柱國鐵冶開國伯食邑三千戶謚毅成

大司馬大將軍上柱國封鐵城開國伯謚翊成

內給事起居注男正國郎中令正同大阿殄○正國男智伯御史智伯男師尹上柱國○正同男智欽郎中拾遺智欽男貴尹諫議

子周男

一云南

參知內給事按察史天性剛直廉簡世稱冰玉先生

子忠

起居注

子軾

守鎮安府總制都護

子翊

鎮西北面按撫使太尉門下侍中

子嗣祖

門下侍中

子胤祖

柱下史男聖龜左僕射瑞龜火監○聖龜男振國安西道觀察宣略○瑞龜男銜國火官署令

子繼祖

內給事男有明監軍尹有亮司空○有明男安國執奏○有亮男光國別庫

男智欽郎中拾遺智欽男貴尹諫議